

回首凝眸 莫忘初衷

簡守信 vs 郭漢崇

文 / 吳惠晶

簡院長首先問：「將近三十年可以造成多大的改變呢？郭教授從臺北來到花蓮，有沒有後悔過？」

「沒有，但是看到影片中的自己，感覺滄桑多了，在花蓮比較艱苦一點。」郭教授幽默的回應讓臺下一陣大笑。他又說：「一九八七年花蓮慈院剛啟用，十月九日我就來支援了，種種因緣，一九八八年我決定舉家搬到花蓮，在這裡生根。」

九月二十六日，在國際慈濟人醫年會「傳承與使命」的課程中，由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以下稱「簡」）引言，訪談花蓮慈院泌尿部主任郭漢崇教授（以下稱「郭」），一同回首當年來到花蓮慈院服務的初衷，郭教授堅定的信念令眾人深深佩服。

預約三十年 豪情萬丈留東部

簡：在那個年代，從臺北到花蓮這樣一個偏僻的地方，沒有遇到反對的聲音嗎？

郭：有，反對的是當時臺大的主任，因為他知道這個人離開後損失很大，是三倍的損失，好像一個將軍要離開了，所以一直勸我不要離開，只要去支援就好。（郭教授的幽默再度引發掌聲與笑聲）可是我毅然決然要來花蓮，主要的原因還是覺得年輕人要找一個地方發展，臺北是個大都會，反而能發揮的不大，在花蓮卻能放手一搏做一些事情。會做的努力去做，不會做的也努力學著去做，所以那時候還發下豪語，不讓每一個來的病人離開花蓮，既然來了，就要在這裡把他治療好。

簡：當年郭教授也瀟灑上臺跟大家分享了未來的夢想，你還記得當時講了什麼嗎？

郭：不太記得了，印象中和大家一起工作非常開心，充滿希望，很多人也提出自己的抱負，在慈濟醫院想要有什麼樣的發展等等，但當時醫師很少，大部分是和臺大醫院合作，支援時間結束就會離開，我就跟林副總（慈濟基金會林碧玉副總執行長）說，如果醫生這麼難找，那我就和慈濟簽約三十年，我來的時候三十五歲，三十年後剛好退休，可是林副總沒有跟我簽約，大概想說這個人不知道會不會賴著不走，哈哈。

林副總雖然沒有真的跟他簽三十年之約，卻把這件事向證嚴上人報告，上人聽後非常感動於一個年輕人願意把自己的三十年奉獻給這家醫院及東部民眾。

簡：郭教授當年分享的話，我到現在還記得，他說決心要來花蓮時，臺大有教授跟他講，你頭殼壞掉。他當時就問我們，我像是一個頭殼壞掉的人嗎？

臺中慈院簡守信院長（左）分享郭漢崇教授（右）剛到花蓮慈院時，自願簽約三十年，讓大家相當感佩。精彩對談讓全球人醫會學員聽得津津有味，不時響起笑聲與掌聲。攝影／（上圖）鍾美蓮，（下圖）王忠義





一九八八年八月，郭漢崇（上）與簡守信（下）分別於花蓮慈院大廳進行該科業務報告。郭漢崇

郭教授先是哈哈大笑，繼而感慨地說：花蓮慈院的人來來去去，不知來了多少人又走了多少人，來的時候也曾發下豪語，滿腹夢想，但後來因種種因素又離開了。我認為，如果有決心要在這裡經營的話，就要把這裡當成志業發展的地方，所謂醫療的曼哈頓，在花蓮並非不可能，不敢說我做得很好，但是任何事我都很用心去做。後來雖然沒有簽這三十年，但我當時就已經想，不只三十年，要在這裡直到老死為止，當作自己埋骨的地方，就埋在花蓮，如果身體可以，我也希望捐大體。

簡：的確，發心容易恆心難，有時我們常三心二意，但制訂了方向，用心用力去做，就會有成果，像郭教授著書論說，讓人非常佩服，而且出了很多書，請問你的書和別人有什麼不一樣？

視病如親 忽略家人寫文懺悔

郭：看診的時候，沒有太多時間可以跟病患一一叮嚀，我就把要注意的事項寫成一篇文章，再加上行醫過程和病患之間的互動，內心留下很大的震撼，很怕記憶流失掉，十年前就開始紀錄下來。其中寫我跟十八位病友的故事（編註：《涓涓人生》一書），最後一篇寫的是「太太生病了」，我太太是這本書的最後一位病人。

簡：他太太因為一場感冒，發現顏面神經麻痺，雖然後來恢復了，不過在生病過程中，郭教授感受深刻，所以下筆的懺悔度非常高，結果聽說這篇文章引起軒然大波。

郭：我想簡院長應該也差不了多少，當醫生的對病患都很好，我常說我都「帶著病人回家」，因為心裡總是惦記著看診的狀況……心思都在病人身上，對於太太，往往是次等的對待；如果太太能體諒當然好，如果不能體諒，當然會覺得這個先生只關心病人，她寧可當病人。像那一次，當她說臉會痛會抽動的時候，我就說沒關係啦，第二天又說痛，我就說吃點維他命吧！想說沒什麼大問題，後來去看醫生，發現是顏面神經麻痺，必須趕快開刀，才能恢復到百分之九十九，否則萬一顏面神經定型了，臉可能就會一直歪一邊。我從這件事去想，這些年來，我到底是怎麼對她的？自己感到深深的懺悔。結果這篇文章一寫出來，很多醫生太太非常高興，說「你看，總算有人幫我出氣了」，還跟她們的另一半說，「你看你有沒有這樣對我？人家郭醫師對他太太這樣好」。後來很多醫生跟我說，「你這篇

文章把我害得好慘」。不過我想，當醫生的就是這樣，常常把病患擺在第一位，實在應該對家人多關心。

簡：郭教授的深情讓人很感動，也讓我們了解家人在背後的付出和支持，《涓涓人生》這本書談到醫病之間的信任，在在都是動人的篇章，所以郭教授不只是在專業上，不只是論文發表無數，他真正是筆鋒常帶感情。

醫療結合媒體 傳遞正確觀念

郭：其實我對簡院長的第一印象不是在慈濟，是我在臺大當住院醫師時，有次到外科去突然聽到一位年輕醫師在講他昨天跟腦瘤手術的過程，就是簡院長，他正講到「只見主治醫師用雷射對準腦瘤去燒，頓時腦瘤就化作縷縷輕煙消失不見」，我心裡就想，這位醫師將來一定會成為名嘴。（影片播出簡院長榮獲金鐘獎主持人的畫面）

簡：其實主持節目也是一種衛教，當醫生的都希望能讓病人更了解注意事項，而不是等到疾病已經發生，甚至末期轉移了，才來做治療。慈濟和媒體的結合很早，大概二十年前郭教授就已經參加 call in 節目了（上電視接受民眾來電提問）。

郭：當時為什麼參加 call in 節目，也是希望花蓮的民眾能經由衛教，多認識疾病與慈濟醫院，真的是用心良苦，這不算置入性行銷，是想要做教育方面的事情，不過也因為這樣的節目，病人就慢慢變多了。

簡：醫療教育很重要，民眾知道正確的知識，就不會走冤枉路了，從以前到現在，電視臺賣藥廣告都很多，影響非常大，因為把錯誤的訊息告訴民眾，我還準備把這些賣藥廣告當成教材，訓練每個住院醫師怎麼講。你看看一個住院醫師幾年下來的訓練，還輸給這些賣藥的廣告，這有道理嗎？我以前還在大林慈院時，有家屬說，長輩平時很節儉的，結果櫥櫃一打開，藥都滿到掉出來，甚至床下牆角都有藥，可能花掉了幾十萬買這些藥，卻吃到一身病，我們為什麼默許讓這樣的事情重覆發生？為什麼我們要很重視媒體的傳播？正是因為士可忍，孰不可忍，這些不合理的事怎麼可以接受，當然就要打回去啊，製作更好的節目是非常重要的，郭教授可以說是開醫療的先河，而且對教學特別用心。

郭：我到現在都這樣覺得，每一年都有新的護理人員，要教會他們怎麼照顧病人，要有付出才能有收穫，用心教她們，病人就更安全；對於年輕醫師也一樣，不只是在泌尿科，我們也跟放射腫瘤科、病理科等等合作，這是一個很好的教育模式。

簡：用這樣的方式來做，病人的照護品質一定很好，郭教授臨床做得這麼好，教學也做得這麼好，從將近三十年前在花蓮，就能找出優點、缺點，持之以恆，現在已經是世界知名泌尿道專家，他不只在東部，還走到西部去，願意用這麼多時間付出在病人身上，實在是我們的典範。

郭：參加人醫會就能到各個角落去把需要的人找出來，最重要的就是在巡迴義診時，不只醫治身體，還要讓他們了解自己也可以對這個世界有貢獻。有時我們照顧這些病人，讓他們能走出來，看到他們露出感激的眼神，自己也會被自己所做的事感動。

簡：是很欽佩自己。

郭：對。

簡：就是這種自信，不能畏畏縮縮，做了好事也不敢被知道，做、說，要讓更多人感受到這股精進的力量。但是我們除了讓大家看到郭教授英俊瀟灑、處事果決，走入社區關懷弱勢的種種，也要讓大家看一下另一種郭教授。（影片播出郭教授做復健的畫面）

全心奉獻 能獲信賴此生無悔

郭：這個病人好像跟我長得很像。（眾人大笑）那是在我做復健。因為椎間盤突出，做復健做了兩、三年才穩定下來。上人知道後就幽默地說：「你就是脖子太硬，不肯低頭，才會容易受傷。」這句話非常有哲理，從此我身段就放軟一些，身體就慢慢好起來了。

簡：這當然有它的哲理在，但是我們來探究一下受傷的原因。（影片播出郭教授為患者進行手術的畫面）

郭：像是做內視鏡手術時，長時間不動保持同一個姿勢，會使頸部的肌肉變硬，椎間盤慢慢會移位壓迫到神經。

簡：所以一位成功醫師的背後，有很多辛苦的地方，根據統計，其實外科醫師頸椎受傷的機率，會比一般人多出好幾倍，但為了病患，還是很努力投入，這一分心是很需要去珍惜的；不只是醫師，護理人員也很辛苦，希望大家能給這些默默付出的醫療人員多一些鼓勵。

郭：沒錯，我講一個小插曲，有時病人不幸發生併發症送到加護病房時，當我握住對方的手，都會想：老天爺，如果能救他，不妨把我的時間留一些給他。當醫生的都會這樣想，不管怎樣只要能把病人救回來就很開心，其實醫病之間的情感，是很自然流露的。

簡：不久前就有一位遠道而來求醫的病患，對郭教授的那種信任感，讓人非常佩服。

郭：我們給病人的感覺，第一是自信，第二是在互動上，要讓對方知道我會盡全力照顧你！就是這麼一句話：「放心，我會盡全力照顧你」，所以我想當一位好醫師是很辛苦的，要當一位讓人稱讚或信賴的醫師更不容易，想到病患的那種信任，再辛苦都值得了，我想這是我從醫以來，一直到我退休，能獲得這樣的信賴我都值得了。

簡：我看很難退休，持續努力把這一段醫病情讓更多人都能感受得到，郭教授從臺北到花蓮來，就像是早期的電視節目「醫療拓荒者」，醫療要進步，其實背後要有相當的付出，你怎麼定義醫療拓荒者？

郭：我想應該是，去到一個地方，如果你來了就是百分之百的專業，你沒有來就是零，不管多大多小的醫院，都願意全心去做，就是一個拓荒者。

簡：感恩郭教授，一個拓荒者從臺北到花蓮來，把大家比較不看好的地方，變成一個醫療尖端的地方。

郭：其實我來慈濟二十七年了，將來會一直到老死為止，也許有人會問這麼多年來我為什麼不去做這個或那個，或者多幫忙上人做什麼，可是我愛我的病人愛我的專業，我很喜歡教育、研究，我用這樣的方式來走這條路，也相信這條路是對的，對社會是有貢獻的，而且無怨無悔。

簡：如果我要形容郭教授的話，會用這樣的詩詞「亦狂亦俠亦溫文，有書有筆有肝膽」，讓我們一起隨著他的腳步，在慈濟路上邁進。

簡院長與郭教授，當年都是滿懷抱負來到花蓮的青年醫生，如今雖然已斑斑白髮，但豪情壯志依然長在，在醫療上做病患的後盾肝膽相照，在教育上提攜後進不辭辛勞，心靈和生命同步成長，同步往前邁進，這樣的精神和毅力不只令人佩服，更值得尊敬。👤



年輕的郭漢崇來到缺乏醫師的花蓮，近三十年來，郭醫師在泌尿科的醫療成就已獲國際肯定，而他仍是一本初衷地為病人服務。攝影／鍾美蓮